

北山小集

十

四部叢刊續編

# 北山小集

(一〇二〇四二)

翻刻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版

每部十册定價大洋伍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

河南

南

路

印刷所

商

印

書

館

上海

河南

南

路

發行所

商

印

書

館

上海

及

各

埠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七

信安程俱



狀劄三



十月五日車駕經由上殿劄子

臣昨備負禮部自三月初震駭憂憤即以病告連乞

外任又乞宮廟乃蒙除太常少卿臣以分義難安皇

恐卧家三具狀上省乞寢除命力伸前懇遂蒙除知

秀州至四月十日被受勅差不敢復辭龜勉赴任到

官已來竭盡疲篤幸無曠敗近臣僚論臣優於學問

而劣於權術長於撫綏而短於控禦恐海道有不測

之虞臣不能當閏八月十二日奉聖旨程某與閑慢  
州軍兩易臣尋具狀申尚書省乞早賜施行又准省  
劄備奉九月十二日聖旨程某治郡人頗安之可依  
舊知秀州更不對移臣疏遠小官才力綿薄誠如論  
者所言聖朝仁厚愛惜士類不使坐疲輒不勝任之  
誅量能因任許易閑郡而又繼蒙知察復賜獎與令  
復故常非臣糜隕所能報塞然臣竊有誠悃非敢為  
身實繫社稷朝廷安危利害不得不陳竊以浙西臨  
江五州軍自鎮江至秀州五郡用人及戍兵皆當如  
一仍各向前捍禦示方能不使虜寇渡江如四郡備禦

甚堅一郡稍弱使彼謀知虛實止從弱處渡江則四  
郡之功一時皆廢二浙之禍何可勝言今鎮江常州  
平江等郡皆擇強能之守又戍以宿將重兵而秀州  
既無重兵捍禦江海而臣綿薄軍旅之事素未更嘗  
又况如論者所言劣於權術而短於控禦萬一敵人  
謀知緊慢止循北岸抹過鎮江常蘇等界直犯秀州  
沿江海岸若土軍弓手用命奮擊尚可支梧但彼既  
至下流即是置之死地蓋向下則憚於洋海欲返則  
難溯逆流以彼悍強仍致死命如臣孤弱必誤使令  
不過率衆嬰城萬死無益伏望聖上慈察臣危懇乞皆出

惴誠特賜指揮檢會閏八月十二日臣僚所論與所  
降聖旨兩易閑慢州軍指揮施行臣敢不量力所能  
安輯民伍仰報聖恩仍乞亟命大臣精擇秀州守臣  
及分宿將重兵屯戍邊岸庶幾五州協力或保無它  
利害不輕非敢為臣私計臣不勝激切俟罪之至取  
進止

臣輒有管見上瀆聖聰今者車駕雖暫駐吳越如臨  
江諸將當時遣有名望才實清要之官往來軍前問  
勞督趣責以守禦江津一則務令諸屯聲援聯屬二  
則行在近臣人使常到軍前將士之心有所歸係如

唐武宗征澤潞時諸宿將在屯亦遣御史中丞李回督戰今雖事勢不同彼時但問勞督責使之聲援相接心有係屬庶幾稍有固志亦一助焉取進止

臣竊以古人臨事圖功必比首先有定計今茲禦捍江海戡定寇戎睿筭廟謨諒有長計臣愚不揆冒獻剛畝之忠以為目今事勢當作兩段商量一則禦之江岸使之決不得度當如何處置二則不幸彼既於一處渡江即當如何處置何處設伏何處把截何處堰閘當決何處道路當斷何處備禦今不能深入江南西浙決能為行在後拒此二段須先有定計譬言如善

奕之人先圖取勝不幸局勢既敗則於既敗之中料  
理收拾不至狼狽其後段亟當議定願先作蠟彈付  
之左右僕射及宣撫近臣萬一不幸彼於荆楚以至  
秀州忽於一處渡江遠郡未反知覺即各用蠟彈行  
與諸將諸州按以施行尚能抹急不至失措臣願陛  
下試採愚言付之廟論或有可取早賜施行天下幸  
甚取進止

乞免秀州和買絹奏狀

臣邇者伏遇聖駕巡幸道由本郡臣以守臣蒙恩賜  
對親奉玉音以謂守臣六職當以恤民為務所以固



邦本而寧國家者訓飭甚備令臣訪察疾苦咸以上  
聞此以見陛下愛民澤物至誠之心出於天縱實社  
稷之福天下之幸臣時到郡曾未浹日退即訪問耆  
老以謂秀州近年和買絀縮最為民害蓋祖宗以來  
以秀州不產桑蠶故雖夏稅絀縮尚止令上戶送納  
本色第三等以下人戶皆折錢入官轉運司却於出  
產絲蠶處置場收買以足歲額豈聞稅縮之外更加  
和買蓋以蘇秀州出米至多逐年和糴既已甲於他  
郡而杭湖等州屬縣多以桑蠶為業故和買絀縮比  
他郡為多自靖康元年獻議大臣不知祖宗朝立法

之旨與夫諸州土產之宜但見杭湖等州和買絹數頗多而蘇秀不及因以為不均於是分撥八萬匹與平江府而秀州管認四萬匹自是秀州之民於常稅之餘和糴之外又加此一項和買絀縮於是民力益困為害浸深後來於建炎三年十一月中因轉運司狀以平江秀州不產蠶桑減秀州和買為二萬疋然終是創添此項責以所無輸納之時遠於他州貴價收買而官給價直不過八百貧弱下戶未必得錢橫被誅求急於常賦秀民疾苦莫此為大伏望聖慈深賜詳察特賜蠲免和買絀縮則一州之民受惠不細

臣謹檢坐皇祐五年許下戶折納稅絹指揮節文如  
后

皇祐五年七月十二日州准轉運司牒准  
三司戶部牒准中書批狀指揮節文兩浙  
轉運司奏體訪得蘇秀兩州鄉村自前例  
種水田不栽桑柘每年八戶輸納夏稅物  
帛為無所產多被行販之人預於起納日  
前先往出產處杭湖州鄉莊賤價攬攬百  
姓合納稅物擡價貸賣八戶要趁限了納  
費耗甚多官中又不納得堪好物帛虧損

官私頗為不便當司昨於皇祐元年内曾  
體問得蘇秀州不產蠶絲人戶送納夏稅  
細絹不便事理遂辟畫牒蘇秀州除第一  
等第二等人戶各依常年例送納本色外  
所是第三等已下百姓戶內稅物即告示  
取便折納見錢遂便敷與出產杭湖睦州  
差官置場依市價買得上等堪好匹帛數  
目充備起發上京送納即無遺闕彼時官  
司極獲濟辦至皇祐二年准三司戶部牒  
請依舊例施行不得更令人戶折納見錢

當司看詳遂州不產蠶絲難得細絹送納

不免依前於販易人邊高價買納下戶轉

成困弊又值疊年災傷人民轉更不易今

本司已認定逐年蘇秀州合上供匹帛管

在不虧失元額只乞許令本司將納到見

錢於出產杭越湖睦州收買奉

聖旨送三司依所奏施行

論本州冗員及權官等事

尋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益倉監官減三員

竊見朝廷減省冗官而監司州郡未能上體朝廷之

意冗濫尚多無復法制以本州觀之可以槩見今具

如后一本州鹽倉乃有監官五員若減罷三員未為  
闕事一依條唯繁難縣分知縣及巡檢縣尉課利場  
務許差權官今本州錄事叅軍司理縣丞主簿皆是  
權官又有未出官人將仕登仕郎亦權監當或簿尉  
皆不應法一通惠鎮舊名青龍兼煙火公事最為大  
鎮自來係京朝官窠闕今來監鎮二員內一員是舊  
宰執家指使富人初任小使臣便得上件差遣若係  
吏部差不知用何格法若係舉辟何由舉辟得行顯  
見弊幸第一二項如蒙采擇乞作訪聞施行第三項  
或恐廟堂要知推此措置

乞差陳沔充將領

契勘前知本州葉煥在任日奏乞武翼郎宋恩充本  
州准備將領統領四縣弓手一千三百餘人今來宋  
恩就差充東南第四將其秀州准備將領不可闕官  
訓練統轄伏見忠訓郎陳沔在宣和間係處州劍川  
縣監當時方賊作過連陷婺睦衢處等州至諸縣皆  
被殘破而沔獨率縣人捍禦劍川相持累月賊不能  
入不唯保全一縣倉庫生靈而又障蔽福建之衝使  
無侵軼之患某不識其人然稔聞其事觀其已試可  
見其才某今欲乞特差陳沔充本州准備將領填宋

恩闕庶幾緩急可以倚仗

奉聖旨依

論撥還平江府定慧院官田

契勘平江府定慧院昨改充神霄宮日依寶赦撥賜田十頃緣本院常住止有田三百一十六畝遂撥過崑山縣及本州華亭縣沒官田揆足十頃之數近緣

神霄宮廢罷續准聖旨將平江府神霄宮元管官田產並撥與定慧院切詳當時指揮必謂元初撥過田產盡是定慧院常住所以依舊撥還本院不知當來為要滿足十頃於別州縣標撥官田充數所有撥過本州華亭縣官田二百五十畝二角三十步恐難以撥



與定慧院本州已具狀中尚書省乞賜鈞旨施行

小貼子契勘天下神霄宮多是僧寺改充

一例撥田十頃後來改還寺院竊恐似此

帶却官田不少方今兵食為急財用無餘

朝廷不應以官田却與僧徒坐食浮費

乞留鄧根通判秀州

竊見報狀都省劄子備坐六月十六日聖旨指揮秀

州通判朱原係先差下待闕人鄧根係明受元年三

月十四日差合行政正令朱原赴任鄧根別與差遣

某輒有誠懇上干朝廷契勘本州通判鄧根先任崇

德縣令方陳通之變親部弓手召募射生等人至杭  
州城下追奔獲級及措置把隘漸掘來路以制奔衝  
後來本縣土軍結集為亂根率所領人兵夜半掩擊  
手殺數人衆乃爭奮賊以殄平扼抗賊奔突之衝弭  
一縣塗炭之禍故吏部劉侍郎珏採於公論應詔薦  
根初不相識及召至行在適在三月崇德之政人人  
知之故廟堂除根通判秀州以從公論今秀經去年  
殘破之後軍兵闕少廩藏空竭又防秋不遠訓練新  
舊弓手措置城池除治噐甲某雖竭力盡心以圖微  
効當得強佐相與維持庶無敗事今朱原嘗歷寺監

朝廷選用之人必亦甚有才力但根已試之効州人  
備知緩急易以率衆又嘗經戰鬪奮不顧身取勝擒  
姦根亦自信某觀其人既不避事畏縮又不悅衆市恩  
似肯向前協力圖濟若令因任遇事應猝功必倍差  
伏望鈞慈留根終任如原才能揚歷何所不堪某素  
不識根同官纔踰月本無情好何苦為根游說以罔  
朝廷但為凋瘵之郡相次防秋措畫經營理須強佐  
不獨在某有助實欲賴其已試共保一州少分憂寄  
真切之情仰幸省察僭易陳叩伏深惶恐

根上舍出身乃有材武已試之効秀人所

安乞賜鈞察某竊以方今州郡全藉僚吏  
協力向前庶於艱危之時可望全濟故某  
昨因賜對乞差保守劍川使臣陳沔充准  
備將領已蒙朝廷矜允某不識其人亦無  
不歸罪同關節但欲得實材以備緩急今者僭易復  
從朝廷乞一鄧根且留在任蓋非私請伏  
乞矜察如朱原指揮不可復回或依平江  
添差一員候春暖無事日罷更取鈞裁

辟官奏狀

臣昨蒙恩差權發遣秀州軍州事即具申陳去年秀

州軍兵作過撫定之初係差葉煥知本州事緣殘破  
州郡本官節次申請辟官等事皆蒙朝廷施行今本  
州事務繁重又甚昔時欲乞許候到任檢具葉煥已  
得指揮申請施行尋准建炎三年四月四日都省劄  
子依所乞今檢會建炎二年九月日准尚書省劄子  
節文葉煥劄子乞將本州見闕巡尉添差尉應帥司  
未曾奏差去處許臣奏差一次仍先次赴任九月二  
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所乞臣契勘本州海鹽縣澉浦  
巡檢表序在任過滿蒙差到敦武郎蘇敏中承替其  
蘇敏中昏耄行步艱難眼目不明見准提刑司牒體

量其澈浦是海口把隘緊要去處委是難以放令在  
任竊見忠翊郎毛磻孺頗有心力乞差充澈浦巡檢  
又華亭縣尉見闕未嘗差人竊見迪功郎新宣州旌  
德縣尉石茂良雖是書生嘗游西北亦有心力乞差  
充華亭縣尉並填見闕伏望聖慈特降睿旨與差所  
貴防秋之時不致闕事奉 聖旨依

申呈兩府劄子

本州近依朝旨於見管禁軍內抽差一半計七十三  
人前去鎮江府防秋把隘仍那融搜刷器甲應副前  
去各支盤纏犒設借請家糧外又發一季錢米往鎮

江府交納訖至今月五日忽准浙西安撫都總管司  
牒棟退四十三人就令軍負張雅管押歸州仍指揮  
別棟禁軍四十三人令本州都監王本管押前去仍  
各要黑皮笠子衲襖衣甲弓弩箭鏃鎗刀等本州除  
已依應別行棟選上件人數發遣所有器甲並係今  
年三月內韓太尉勤王盡數般取前去昨來已是那  
融搜刷器甲前去一番今來若又要四十三副如黑  
皮笠子等實無從出所有衲襖見製製造朝廷拋降二  
千領尚未了及本州都監二員內一員趙子震久患  
瘦病自五月內在假至今只有一員王本部押幹當

近安撫司揀退四十三人止令軍負管押歸州今來  
人數一般竊意不須兵官管押除已牒都監王本不  
須前去仍開析回申安撫都總管司去訖

小貼子契勘所換人數壯怯事藝相去不  
遠徒又費一番盤纏犒設借請等止是徒

欲本州困於應副如軍負既押兵士四十

三人回州豈有換去人數一般却須兵官

管押蓋緣安撫葉待制近作發運使日因

隨行兵士借支口券數少及巡幸事務所

牒閣住逃走兵士倪榮等名糧等事嘗蒙



恠責其家子弟至今

中御營使司乞先次勒停使臣宋卸狀  
臣本州見今措置防秋事務依准近降指揮誘諭人  
戶修築城壁某日逐帶領州事於城上簽書決遣仍  
令官屬分頭管幹有本州指使承信郎宋卸帖委本  
人往來檢察人夫媮惰其宋卸自承差使後更不前  
來管幹因某巡行城上點檢不見遣人追呼至夜不  
伏前來至次日追到傲慢不遜某緣見與衆役理當  
彈壓兼防秋急切若皆似此違犯指揮不伏驅使切  
恐緩急難以使人某已枷送司理院勘兼本人近管

押隨軍米至鎮江府有欠米斛方行取問遂就令根  
勦尋已招承自盜情罪除候結案依條施行外謹具  
申御營使司伏乞鈞慈特賜敷奏乞先次勒停庶幾  
軍興之際緩急使人不至違慢伏候鈞旨

奉聖旨宋卸  
先次勒停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七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八



狀劄四

信



紹興元年三月四日上殿劄子

臣伏覩二月二十六日手詔陛下以國難未平

滋熾慨然以四事詢于侍從臺諫之臣誠急務也然

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

使之含糊前却坐失歲月而恨功業之不成者良以

此也其故安在天言必有用否事必有成敗必然之

理也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

則人比皆莫敢盡情而任責矣且以近事言之時方主  
戰則主和者為罪人時方主和則主戰者以遠貶以  
南渡為非是則執政以請移蹕而賜能避狄有定議  
則宰士以請駐蹕而外遷欲理財而資軍食者則或  
被聚斂之名欲治兵而厲威武者則或負不愛君之  
謗時有未至勢有未便其言不用容之可也而因以  
斥廢使負大罪而被惡名此有志者所以解體而憂  
國者所以寒心也如是陛下之臣雖有智如陳平不  
敢請金以行間勇如蘭相如不敢全壁以抗秦善將  
如韓信不敢言去漢中而下三秦通才如劉晏不敢



言理財以贍軍食矣時有用捨事有成否戰有勝負  
一有不至則將負不可解之罪於無窮此臣下之所  
懼也臣願陛下采狂瞽之言下丁寧之詔俾論事者  
得以盡情任事者無悼後害容之以大度示之以大  
信揆之以道而採用焉方今陛下焦勞於上臣庶憂  
憤於下蓋惜分陰拯焚溺之時也湯以七十里文王  
以百里而况席祖宗之成業因天下之恩戴厲精嘗  
膽覽群策以興事功則亦何為而不成何敵而不服  
何功而不立哉取進止

臣竊以陛下聰明英武雖已出於天縱成於日躋然

古所謂念終始典于學與夫監于先王成憲者故不可略也高宗所以為商中興王者以是道也人君之學異於臣庶學為王者事而已使大學之道成於胷中則其於聽言應物出入起居發號施令莫不唯理之從而恢恢然有餘地矣臣願陛下選端亮敦厚通知古今識大體之人專以侍講讀為職使之日侍左右以備顧問不必俟開經筵也要令出入禁闥常在上前如漢侍中尚書郎之比清閒之宴為聖主陳說治道與古之正心誠意修身愛物任賢御事之宜古今成敗之事亦所以資緝熙光明之萬一非小補也

伏况陛下方勞心焦思念國步之艱難懷二聖之北狩天下之大不足解憂諒無燕豫便嬖之娛矣儻使儒生日奉簡編於前講論古今不唯仰裨海嶽亦足少寬聖懷以度永日豈不賢於餘事哉乃若截截編言沾沾自喜傾覆如主父偃險躁如賈捐之捷給如韋渠牟狂儉如李訓與夫浮華嗜進之徒得而為之則又不若無之為愈也狂瞽妄獻愚忠伏惟陛下裁赦

臣竊以方今強虜憑陵群盜充斥國之大事莫急於兵戎人之司命莫大於將帥今舊勳宿將固已選而

用之矣。惟才之難，不可不兼收而預擇也。臣意文武臣僚之中，或有才略忠勇之人，足以為將帥而未用者；儻俾二府與前執政於文臣中，管軍臣僚諸將節度使以上，於武臣中各保舉一人，簡而儲之，以待將帥之選，亦漢之數路得人之意也。

四月納相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省寺監去冗官以來，進用人才止有郎官闕次郎官遷陟，止有左右史太常少卿左右司樞密院檢詳大理卿少御史臺官而所省之官，其間蓋有不應全闕者而增置之員，乃復繁冗儻損繁冗之



負以補應置之闕則官不加多而事實治矣且六曹  
郎官在平時為高選然其進而為郎者有漸以有館  
職博士寺監丞少監府曹故也然文學才能積勞累  
資皆可充選其流不一故其遷有二塗平遷者則有  
七寺少卿三監長官其進擢者則為左右史太常祕  
書之貳左右司司業今則不然矣以郎官為重耶則  
未歷朝廷差遣初離州縣之人皆可得以為輕耶則  
其遷必為左右史等官者也又有舊為七寺卿少三  
監長官者往往無以處之恐非朝廷甄別人才御重  
名器之本意也某於建炎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嘗具

劉子於都堂陳述省官利害三省進呈有旨下都司  
討論施行後乃中輟及至建康有司不復采照於是  
寺監官吏一切罷之文書案牘隨亦散失竊尋某之  
所陳粗有意義不唯官實省而事不廢其於祖宗之  
制除用之差流品之異悉存其中似可裁用又某所  
謂所省之官其間乃有不應闕者如著作郎佐太府  
司農寺丞太學博士之類是也祖宗之時天下有大  
功伐祥瑞忠節義士凡所應書之事皆宣付史館元  
豐更修官制於是史館併入祕書省置國史案以史  
館修撰置著作郎以直史館置著作佐郎專修日曆

是為史官蓋古之南史董狐與太史公之任也故自  
是以來應書史之事皆宣付祕書省夫秦趙列國雖  
一時好會猶未嘗不以史官自隨所謂趙御史書秦  
王為趙王擊缶是也今天下雖多事然國之大事與  
夫義夫正婦伏節死義之臣不有史官書之則無乃  
浸廢大典而無以勸懲天下乎又戶部度支金部之  
有太府所以謹關防各出納也舊四丞書押鈔引文  
書按行庫藏猶不暇給今則一員專管鹽鈔餘皆歸  
之戶部事猥至則姦弊積矣又諸路漕運輸於闕下  
則司農主之戶部領其凡目權其出入考其登耗而

已今行在以錢糧為根本非細務也又兵器未備於  
今為急儻用太府二丞以稽出納司農一丞以佐太  
農軍器一丞以掌繕除則體統備而官曹清矣又學  
校號為教化之原古者衰亂之際僭竊之邦猶假崇  
儒之名以修俎豆之事况魏魏大宋雖居無常處以  
圖中興之時亦當愛禮而存羊也今國子監有丞一  
員儻置太學博士二員以備經術文詞之選未為過  
也如某所陳若祕書省丞郎著作校正通置五員與  
太府司農軍器丞太學博士所增共不過十員今寺  
監之吏失職者衆所在胥徒乃有事簡祿厚而猥多

者若損繁冗不急之官均厚祿無庸之吏自足以充  
所增之數矣所有某於建炎三年二月所陳省官劄  
子謹錄本在前伏望鈞慈更賜采擇

修城乞度牒

本州幫築州城裏壁並已周匝并開廣城濠狹處增  
築上城慢道及增添樓櫓三十座並皆了畢所用磚  
灰砌城裏壁相次了當除依朝旨勸誘外先具狀申  
乞朝廷支降度牒紫衣各五十道支還磚灰等錢雖  
蒙省劄行下轉運司至今文移往回取會切恐粹無  
給降之期它日別有興作人不信從欲望朝廷委官

徑行檢視所申有實則乞即賜指揮給降上件所乞  
紫衣牒各五十道右牒具呈取鈞旨

申宰執劄子

某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程某  
治郡民頗安之可依舊知秀州更不對移某疏遠小  
官才能無取仰蒙鈞造曲賜知察非某糜殞所能報  
塞固當夙夜塵職死而後已不知其他然有悃誠事  
關利害不敢不陳竊以秀州若只如今日車駕駐蹕  
平江府江北無事則雖疏拙不才有如某者竭盡駕  
蹇以赴事功自度未至曠瘼上貽朝廷之憂若江北

少有邊塵之警則秀州乃是沿邊州郡如前日臣僚  
之言所謂海道不測之虞者以某縣薄與本州事力  
誠不能當不過率衆嬰城以死償節而已於國事未  
有補也不然朝廷臨時方議易以強敏之臣不唯州  
將於郡人無拊循之素而倉猝之際方易郡守轉使人  
心不安又使新除者以迫於倉猝無以集事為詞被  
代者有僥倖避事之謗此某所謂事關利害者非以  
小己之私而已伏望鈞慈特賜敷陳將秀州使比臨  
邊控扼要處於從容無事之時擇強敏勇略之人付  
以郡事庶幾不至臨時顛沛以負委使伏乞檢詳聞

八月十二日 聖旨指揮早賜陶鑄一閑慢州軍誓當  
竭力以報恩造

小貼子某近具劄子陳懇乞賜陶鑄與衢

處州對換一處所貴秀州臨海控扼去處

早得強能守臣備禦不測伏望矜察

二月納富樞密劄子

平江府司理叅軍薛倬建炎二年進士出身閩人強

力喜功嘗依雄州守遊邊至燕山遇金寇初入脫身

歸為雄守護家屬六十口致之京師有氣義自言曉

遁法壬課骨強長大赴事功不辭難者也



納相府劄子

竊聞平江以北河中流尸及兩岸遺骸頗多不唯氣  
象足以傷和氣而致凶年其臭穢發越亦足以致疾  
疫欲乞指揮下諸路各令逐州差官一員立限收拾  
上什骸柴於係官地作大冢深坎埋瘞訖勒逐州軍  
具收瘞淨盡保明狀申尚書省仍乞密委監司一員  
按行如尚有收瘞不盡去處令按本地分元被差官  
施行庶幾掩骼埋胔不違時令而澤及枯骨見於聖  
時

五月納相府劄子

宣教郎主管杭州洞霄宮江端友通經史敏於文詞  
清修簡易宣和中置補完書籍於祕書省兼用舉人尋  
即命官時招置端友不就靖康初特起為王府講書  
尋遷兵部員外郎撫諭福建兩浙罷

奉議郎權通判臨安府事鄭作肅何渙榜鎖廳及第  
特改官為鎮江府教授曾任司農主簿其人嗜學有  
思慮臨事詳審不苟清修有耻頗亦能文

竊見此月以來積雨汎溢聞之道塗近郭之田已無  
可望而城中軍民多是席屋居住上漏下濕皆不聊  
生物價益高人情咨怨其間有舟行去處恐致淺澀

所以不敢放泄斗門欲望朝廷更加詳酌稍移遠日  
俯就權宜若頓事早畢即放泄積潦使人情稍獲舒  
甦為利不細

竊見久雨不止柴米益貴四方士大夫日至省部注  
授差遣行在食口愈多物價愈長軍人百姓愈見不  
易緣五月半已後到部之人合候銓試留滯頗多儻  
降指揮並與免試叅部注擬庶幾逐旋發遣不至擁  
塞使遠方寒士無坐食留滯之艱亦使行在食口稍  
減物價不增况至八月別無試場又迫明堂大禮臨  
時必恐放免銓試自今徒令留滯無補銓量伏望鈞

慈更加裁酌

竊見朝廷自訪求國典以來士庶所獻之書稍稍全備憲章稽若漸有考證然國步尚艱未見回鑿或定都之所謂當裒緝副本藏之名山深僻僧寺俾之守掌歲度僧一名候朝廷收取日罷某今來所請如蒙聽采乞即行指揮踏逐去處收置掌管所有度僧自紹興二年始仍令本縣令佐於交替日批書印紙無敢失損壞兩相交管及不得將出本寺院門依祕閣文書法科斷任持知事僧亦依係帳物交管右謹具呈取鈞旨

小貼子契勘自來僧寺有御書恩澤去處

雖經兵火所有御書多是倉猝收藏存在

蓋逐寺院僧行利度僧恩澤莫不用心收

掌

再論省官劄子

某昨具管見劄子錄白建炎三年二月內所上省官

劄子繳連申呈仰干聽采今竊見七月十三日聖旨

指揮備坐臣僚上言欲叅酌議斷自宸衷稍復常負

併領司局事竊詳某昨所陳利便欲乞檢降以備群

議之末內有講究未盡去處今具如後一如某昨來

所陳管見或慮增置人吏費耗大農誠有此理今若  
將修書了畢合罷局分人吏之數及取會閑簡局所  
人吏數目量行裁減繁冗之人以為寺監人吏之數  
如此則是名為增置而實無所增寺監每處僮以三  
人為率不過二十餘人以所罷減吏祿充給尚恐有  
餘蓋大理太府元有人吏今來若存太僕鴻臚光祿  
衛尉司農將作少府軍器不過八處隨其劇易通融  
收置

如軍器司農多可置四人  
則太僕衛尉只須二人

又如軍器轄下有軍器所可

以就撥人吏充填太僕轄下有御馬院可以裁減一  
名充太僕吏額若皆如此則增置人吏費耗大農者

非所患矣所有人從只以郎官見破人數更不增添  
如某所乞置博士司農軍器丞及增太府一丞所破  
人從不多通以所屬曹部郎官寄廳人充亦非增置  
一如某昨來所陳管見或慮它日差除浸廣負數暗  
增無異未省之時益費廩祿今若將截日行在見任  
卿少以下官負數目降一指揮條具併復之後它日  
行在官所除之數毋得過此如此則它日差除浸廣  
負數暗增益費廩祿者非所慮矣况如某所乞止是  
上下遞兼別無增置而所增丞簿博士不過五員并  
朝廷近置祕省八員共十三員今罷局之官及無事

冗負可減之官儻取見數目量加罷減當不啻十三  
人又其俸入一人之費可贍二人初無增費右謹具  
呈

論事劄子

會罷職  
不果上

臣竊觀自古國家有急或政事有疑必詢於廷臣使  
各盡其說甲之言可用乙之言不可用雖用甲言而  
不罪乙如真宗皇帝時契丹大入陳堯佐蜀人請幸

蜀王欽若江南人請幸建康唯寇準請親征以幸澶  
淵而虜以敗衄向使用欽若堯佐之言則大事去矣  
及凱旋社稷再安然終不罪欽若堯佐者以謂寧失



二人之罪而不可杜天下議臣之口故也國家有急  
臣下獻計苟可以紓禍難安國家者蓋將無不為也  
使用之而中足以解紛用之不中或因致不虞謀之  
不臧固可罪也然其心豈有它哉亦思所以排難拯  
急而然耳如太祖皇帝時方伐江南有得江南張洎  
以蠟書結太原以緩師者會洎以使至太祖面詰將  
殺之洎視書曰此實臣所為也臣國方危急苟可以  
紓禍者無不為臣所作蠟書甚多此其一耳太祖雖  
赦之時亦必舉此以為問罪之端也然為李氏者不  
聞罪張洎以蠟書致討也何則知其將以排難拯急

而然耳不幸事洩臣觀自頃以來謀議成敗以計畫  
異同為終身不解之罪者有矣故後來者雖身在廟  
堂事方危急而終莫敢披心腹盡底蘊必回互含糊  
莫以身任成敗者其心以此為戒故也臣嘗竊憂之  
以謂此非社稷之福也夫事之木者莫若敵國之和  
戰車駕之行留方李綱主戰則李邦彥等以主和為  
罪人及耿南仲主和則李綱以主戰而遠貶黃潛善  
以南渡為非是則許景衡以請移蹕而罷斥邇日以  
遷避為良圖則論事者以請駐蹕而外遷然則人安  
得不務回互含糊以苟目前之利也且以李綱邢侗之

結余睹謂之䟽率可也。因以致敵人之怒，謂謀之不臧可也。其謀遽洩而適不中耳，使其謀遂行，世必以為竒計也。雖然，使無是虜人之馮憑陵，迫脅亦極其力而後已也。然固以謂二聖北狩，職此之由，則臣愚不識也。然則雖有智如陳平者，不敢行金以反間；勇如藺相如者，不敢全璧以抗秦將；如周亞夫者，不敢不受命而堅壁以挫吳相；如李德裕者，不敢違衆論而起兵以伐澤潞；何則？事有成敗，戰有勝負，一有不至，則將負不可解之罪於無窮矣。陛下欲廢李綱，默廢之可也。若聲其罪於天下，而其說不當於人心，則人不信。

伏而有後言矣不唯非号令刑政之美而又使橫身  
任事開口獻計者不敢謀此國之大患也車駕之在  
揚州有為翰林學士者方侍講讀被聖知為彼計者  
保身緘默不失主眷則高爵重位亦可致矣而乃刺  
口論天下財計募劉晏之為欲以紓民力資軍食富  
國而強兵者會孫覲論常平之法詔俾討論其追積  
欠責苗本錢此一事不可行也然比降詔旨因以為  
聚斂之臣朕知其姦而罷黜以此播告臣竊以謂沮  
赴功立事者之心也財利臣所不曉方討論常平法  
時行在士大夫以為非者大半臣以輿言問之主議

者為臣言財賦之出於民多取誠不如寡取寡取誠不如勿取然今國家艱急方欲西向復中原非兵食不濟也與其無名橫斂於民如賣官告責免夫曷若因舊法而損益之取之微而積之多於國計有補而民力不困者亦足以紓目前之急恢復既定雖常賦猶當時一復之其所以為聚斂之臣具為姦者臣愚不識也然則雖有李悝不敢盡地力雖有劉晏不敢議平準蓋聚斂之名為可耻也使人人不敢當事人人不敢盡謀人人先求自安人人恐忤上意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回而恢復乎此亦臣之所謂非社稷之

福者也臣既忘軀昧死以盡忠矣請遂畢其說如近  
者奮不顧身惟力是視思赴國家之急者如宗澤亦  
少矣然而沮挫詰責之曾不得舉首雖以老病盡年  
而不知者至以為朝廷沮死豈不傷忠義赴功者之  
心哉至使論者以謂位高望隆奮不顧死者朝廷輒  
疑而憚之此言尤不可使天下聞也聖主豈有是哉  
日者杜充守東都威望日著提兵來朝遠方之人雖  
不知其所設施然聞之者若隱然可恃而增氣者此  
何理也然或以謂朝士已有論而攻之者果有是乎  
不幸有之是宗澤之疑復生於輿論也夫國之成敗

在事之立不立事之立不立在士氣之銳惰士氣之  
銳惰在黜陟好惡之是非使祿食之人皆解體而歎  
息則何事又能立乎狂愚惟陛下裁赦

初召到越州呈宰執論事劄子

近依准尚書省劄子乘遞馬赴行在二月九日道由

浦江縣雇夫不時得留滯一日無誰何者塊坐逆旅

因訪問縣令為誰稱是王三錫方致齋不出且以非

意將代去無意於事其人又具言浦江初闕令郡檄

王三錫權縣事會有潰兵入境郡遣人招安本縣應

副錢糧潰兵聽命知州沈晦以王三錫招安應副有

勞奏乞正差知浦江縣勅未下間有先授浦江知縣  
劉某到任交割半月餘日王三錫差勅下遂却替罷  
劉某其劉某尋得官未州華亭而浦江有邑豪二人  
初以物力事怨王三錫遂率人經監司及朝廷陳狀  
乞留劉某稱有治術且稱三錫是婺州人恐於縣事  
不無顏情三錫遂具狀申陳若身有贓私乞付獄究  
治尋下監司體量並無不公迹狀猶蒙朝廷令與劉  
某兩易愚竊以王三錫若有不公罪犯此二邑豪必  
無容隱劉某到任半月未應便致百姓挽留徒以邑  
豪二人初懷小憾既率人舉留劉某恐三錫不去深



懷反側遂出死力取必朝廷卒能回已行之命遂一已之私况此二人既有財豪一縣今者又能上系朝廷去留縣令在任者排之使去已替者挽之使來以下凌上權移匹夫竊恐此風浸不可長此事雖小而所繫者大區區愚慮敢以上裨聰明或加省納

進麟臺故事申省狀

右某竊見車駕移蹕以來百司文書例從省記按以從事蠹弊或生日者朝廷復置祕書省稽參舊章稍儲俊造而某濫膺盛選待罪省貳竊以謂典籍之府憲章所由當有記述以存一司之守輒采摭見聞及

方冊所載法令所該比次為書凡十有二篇列為四  
卷名曰麟臺故事繕寫成二冊詣都堂呈納所有進  
本欲乞批狀送通進司收接投進仍乞以副本藏之  
省閣以備討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納宰執論事劄子

竊見車駕到杭以來朝廷所降劄子紙札字畫苟簡  
太甚事體削弱而又出物太遲使有司奉行或有空  
礙如朝廷職事官俸錢即有行試守之異劄子不帶  
則勘請不行郡守近制則有路鈐轄都監之名設有  
本路它州士卒違犯論咆哮長吏則是杖罪論犯階

級則當處極刑若劄子既未具細銜則豈敢便從階級行遣舉此二端則知出勅太遲窒礙如此欲乞朝廷若有差除後省如別無繳駁則自經由三省至發勅給付各立日限所貴不至稽遲所有劄子亦乞稍令如法

二

竊以政本之地是謂朝廷在京師時都堂及尚書令僕廳是也朝廷之上百官朝集期會未嘗不以官班為序若行私禮則以雜壓序坐而已今月八日集議隆祐皇太后謚於都堂據御史臺貼定坐圖無復舊

制不唯官序紊亂仍亦臺省交叅謹按故事定臣僚  
謚於都省本省官集於令廳而蒞以御史一員宰相  
左右丞坐於中六尚書近南稍退侍郎重行於後左  
右司郎中左右司員外郎諸曹郎中諸曹員外郎以  
次分左右重行於後考功郎官博士御史比日設特位  
面北而坐乃傳議以次書字亦未嘗設案紛然也亦  
未嘗有陞考功禮部郎官太常博士於尚書侍郎之  
列而雜置憲臺後省官於寺監郎官之間者而今雖  
以大典禮之故集監察御史以上議於都堂不止尚  
書省官亦當倣平日尚書省定謚之儀而為坐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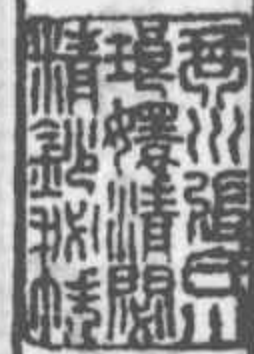
誠知既往不咎竊恐它日定臣僚謚復循此舉秦班  
著之常失朝廷之體故敢僭易有言仰禪聽采所有  
舊日坐次謹具圖子在前機政之暇乞賜鈞覽

三

竊聞虔賊李敦仁昨犯建昌軍先經南豐豆縣其本縣  
上三鄉人畏懼投降賊退之後各已歸業而本軍主  
兵人乃欲盡殺南豐豆上三鄉人以為功遣人燒蕩廬  
舍奪取牛畜致其人失業聚眾却行劫掠下三鄉人  
切恐兵連不解遂為寇賊又有建昌軍人保義郎姓  
管人於提刑司乞往招安李敦仁遂被差委仍令本

軍應副其本軍主兵人稱是李敦仁女姪細收送本軍  
并其骨肉盡行枷禁地遠未知事實萬一不慮竊恐  
合行措置體究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八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九

信安程



狀劄五

辭免召試中書舍人狀

右某准尚書省劄子云云聞命震辰惶不知所措伏念臣

才術不競性質蠢愚加以積憂薰必志思凋耗問學

寢廢文字荒踈使勉就於試言必難充於盛選所有

召試恩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庶安愚分不致疾顛

無任云云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右臣今月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召試中書  
舍人尋具奏辭免乞賜寢罷上件恩命十三日准尚  
書省劄子奉 聖旨程俱特免試除中書舍人日下供  
職者臣仰戴誤恩益不遑處敢布誠悃上瀆睿聰竊  
以西掖詞臣當世高選自非文學子足以資潤色而備  
顧問才識足以明治道而達國體公望所屬豈敢冒  
居而臣迂蠢之質既無取材鄙陋之文又不足道年  
齡迫於耆艾心志耗於隱憂苟貪寵榮不量重稱否必  
速官謗上負簡求而况班著之中俊彥甚衆以之充  
選諒不乏才猥以命臣實深惶懼伏望 聖主慈察其懇



款收還新命曲賜允俞螻蟻之私不勝幸願臣無任

舉自代狀

二十四日授告二十五日告謝賜章服  
二十七日正謝

右臣伏覩朝請大夫行尚書駕馬部員外郎王禹得學  
問淹通資性簡靜揚歷中外幾二十年老於郎曹泊  
無隕獲如蒙進擢以鎮躁浮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繳詞頭狀

今月二十七日准中書門下省刑房送到詞頭一道內  
朝請郎耿延禧復龍圖閣學士令臣命行者右臣竊  
以謂刑賞進退皆當覽天下之公議而行之則勸沮  
明而天下服夫致天下之亂者茲奈京王黼童貫及京

之子收致京城之陷者耿南仲及其子延禧者此天下之公議也當靖康時南仲以官僚之舊雖避宰相之位而實當宰相之權愛子延禧乃一時之宗主陷京城者非此而誰臣以謂南仲延禧之罪不在於議和而在於沮天下之兵蓋兵威振而後和可成也以古今之迹考之則可知已其所謂沮天下已到之兵者前日臣寮言之備矣今二聖之北狩未還宗社之艱危未濟上下岌岌宵旰靡寧南仲延禧不得不任其責而乃起自廢放盡復舊職無乃廢天下之公議乎所有延禧復龍圖閣學士詞頭臣未敢命行

繳李處勣再任詞頭奏狀

今月二十六日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錄黃一道  
為知衢州李處勣今任滿令再任事令臣書行者右  
臣竊以方今國勢未安莫如固邦本而勞米撫綏使  
百姓稍安廬里不轉而為餓殍盜賊者守令之職也  
李處勣久在衢州科率無度軍期之入收支不明妄  
召使臣虛破請受具弊不一科率之令名色實繁朝  
行夕改如以絹折米後復折錢應就縣納者忽令赴  
州應納本色者又行折變人不堪命殆不聊生契勘  
州郡用度縱令不足不免科敷亦當至誠惻怛思戢

姦弊使出入分明民無橫費則亦無復怨嗟處勦漫不加察而州縣之吏與攬納人首尾相應務為侵擾山鄉百姓擔擎送納動是數程非理退抑率意改更令窮朴之民奔走轉換倍費不暇自然厭苦唯命是從須於攬納人處倍價收買見抄方免追驅催迫科敷略無休息處勦之政若此豈陛下固邦本安百姓之意哉又處勦既逼替期已謀寄居外縣於是益務苟媮委政佐幕勢湏姑息豪猾假借吏人若令再任必有寄名買產屈法故縱收息鬻鬪獄之事亦非所以全處勦也況為後來之代者又是其叔傳正雖強

有占市人誰敢言方陛下屬精求治之秋必不以一  
州苟便處勦而使疲瘵之民重不幸也所有處勦再  
任錄黃臣未敢書行貼黃契勦處勦見帶權發遣其  
進奏院却供合稱知衢州軍州事致錄黃誤作知衢  
州伏乞照會施行

繳宋暎詞頭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刑房送到宋暎復舊官宮觀差遣調  
頭令臣命詞行下者右臣謹按宋暎天資儉壬唯利  
是嗜出守州郡以至備官寺監見內外貴倖利權所  
在者無不以諂交貨取得其利而後已至艱難之初

亟除待制出使六路忠勞茂聞罪戾昭著昨言者論  
之詳矣夫赦令之有叙復者常法也其予奪則當揆  
之以天下之至理士夫之公議而行之今喚自散官  
用赦復舊官其為湛恩亦已足矣乃并以宮觀差遣  
與之則它日復有赦恩將寢復待制之職矣如待制  
者非宋喚等輩之所得為者乃可以赦宥馴致而牽  
復之乎如此則凡能趨利奪便由徑媚竈以取美官  
高位者皆為得計而視英才恬默沉逸之士為無能  
矣然則奔競安得息而風俗安得厚乎此臣之所以  
不得不先事而論者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其宋喚

依赦復官外宮觀差遣乞賜寢罷

轉對狀

右臣准御史臺牒十月一日輪當轉對者臣伏讀改  
元德音宗祀赦令陛下所以勤恤人隱惻怛丁寧之  
意可謂備矣豈非以謂人心者邦本之所以固耶自  
天下兵動以來其橫潰四方為生靈之禍國家之憂  
者衆矣然有叛卒而無叛民今者江西福建湖廣之  
民徃徃起而為盜此不可不思其故也傳曰應天以  
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今仁愛之言聞於天下  
屢矣元元之民必將冀其實也且朝廷知民之所患

莫大於科率之繁重故令提刑司覓察州縣科率者  
以自盜賊論夫科率之繁重由府庫空竭橫費日加也  
不取之民將安出哉如此則雖以自盜定罪自殺一  
人而不能禁其科率之為害又不如女奴賊不才之吏  
之為害深也所謂科率之錢官用一二私取八九者  
是已監司不按與之同罪所以禁切之亦至矣然賊  
吏終不止者何也由不御擇守令監司而未嘗正賊  
吏之罪故也遠州僻縣未嘗聞使者之足音使傳忽  
至非搜府庫竭膏血輟耕穫之夫以挽負於道塗耗  
糧儲以抗隨行之吏卒則親舊賓客請託為姦如是



而已民之疾苦不問也賊吏不按也豈唯不按又罔  
朝廷而薦之州有軍期之庫縣積軍期之錢如德音  
所云者皆是也然且迭為姦欺不相蒙則相持耳夫  
監司郡守不御擇賊吏不正典刑無額之斂無所稽  
考告賞之科不嚴則雖日下一詔而姦賊之吏不悛

也如此則德音之欲去賊吏之弊者尚為有實乎夫  
科數之害未能遽去也剝民之財破民之產常使其  
入皆以資公上緩急之須則元元之民尚無憾也而  
所謂官用一二私用八九者存焉此民之所以怨也  
縣令不能徧知也則亦御擇郡守監司而已朝廷誠

恤窮民疾賊吏何不遣一忠信才能之使取一二州科  
敷侵盜之尤廉核而考驗之若其匿文書庇胥吏俾  
使者不得治者則其姦狀明矣罷之而對置又重告  
賞之格以發其姦而賊吏得矣賊吏得付之定法而  
必行之如祖宗之時或可以少警言矣如此而後橫斂  
之患稍息藉令不得已而斂之悉以資員公上之急而  
不以肥賊吏之家矣庶幾民少安而無怨則聖主所  
以發德音而下明詔者非空言也惟陛下留神裁斷  
以安窮困之民則天下幸甚

辭免權侍講狀

右臣今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  
兼權侍講者臣一介愚賤上蒙恩簡雖是暫權然臣  
伏自惟念學術淺陋心力衰疲今此盡瘁絲綸尚恐  
速荒踈誤忘之自早若侍經帷必將有鄙拙尸素之  
譏聞命之初惶恐無喻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別選時  
俊罷臣上件權侍講指揮俾安愚分不勝幸甚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十月十日奉  
聖旨不允

十月十三日上殿

臣竊以謂制誥者人主所以號令天下而鼓動群物  
之具也其可不御其言哉臣觀前古訓誥之文其都

俞戒飭吁咈之詞未嘗過其實也唯其稱而已矣昔  
者有臣如皋陶者而舜稱其功止曰汝作士明于五  
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而已有  
臣如周公者而成王稱之止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  
勤施于四方而已其稱畢公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而已其餘則皆相  
與儆戒訓飭之言也後世儼辭繁句稱頌功德如啓  
事之為者恐非臣下所當得於君上者也至如西漢  
去古未遠故當時詔令號為溫厚其詞比晉節緩而思  
深於進退黜陟之間不為溢言以沒其實夫號令之

出而使加膝墜淵之語日聞於天下非所謂大哉王  
言者已臣愚不肖蒙陛下簡拔以當絲綸之任誠願  
竭篤少儆古人之體以當今之宜以著陛下德意於  
訓詞而無使為天下後世之所嗤議亦報効之萬一  
也取進止

貼黃昔唐之詞臣有為魚朝恩之誥而其  
詞簡約者朝恩怒曰一字不可增耶由是  
銜之而近世率以詞臣之情好厚薄愛憎  
以觀時之用捨緩急而為訓詞之輕重蓋  
不思其為人主之言而非詞臣之言也臣

竊非之

臣竊以方今強虜憑陵群盜充斥國之大事莫急於  
兵戎人之司命莫大於將帥今舊勳宿將固已選而  
用之矣惟才之難不可不兼收而預擇也臣意文武  
臣僚之中或有才略忠勇之人足以為將帥而未用  
者儻俾二府與前執政於文臣中管軍臣僚諸將節  
度使以上於武臣中各保舉一人簡而儲之以待將  
帥之選亦漢之數路得人之意也右臣三月四日蒙  
恩賜對進呈上件劄子未聞施行謹再錄上進更乞  
聖裁取進止

繳詞頭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詞頭三省同奉聖旨胡舜  
陟特起復差知饒州填見闕不許辭免不候受告般  
家限三日起發前去赴任令臣命詞行下者右臣竊  
考祖宗故事臣僚起復皆緣兵革之事或見條將帥  
及邊任寄委不可暫闕之人今舜陟身自在閭里而  
饒州別無事宜兼舜陟近經起復方因罷退復令持  
喪今而再被奪情在於人子之心誠為至痛使舜陟  
聞命而趨則是三年之喪乍持乍否在於名教必不  
自安所有上件除授臣未敢命詞行下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貼黃臣契勛舜陟必須辭免乞候奏到特  
降允俞指揮庶幾授辭兩得其所臣職在  
論思輒敢因事陳愚伏望聖慈采擇

繳宣州起復司戶叅軍狀

准吏房將到錄黃為宣州奏司戶叅軍馬允升乞令  
起復奉聖旨特起復依舊在任令某書行者右某契  
勛自來起復皆緣兵革之事或見任將帥或守職邊  
防或寄委事任不可暫闕之人今來宣州司戶叅軍  
職事人人可為而乃煩紊朝廷為求起復徒令人子



不得自盡於罔極之情而於事功初無所補所有錄  
黃某未敢書行謹具申中書門下省謹狀

繳江東大使司辟持服人狀

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錄黃江東安撫大使司奏  
乞依張纘奏辟持服高堯明起復知建康府溧水縣

例許辟持服人太平州繁昌知縣乞差持服人迪功  
郎胡慤蕪湖知縣乞差持服人承直郎閻彥昭奉

聖旨特依奏者右某近緣宣州奏司戶叅軍馮允升  
丁憂乞令起復依舊在任奉聖旨依某遂具論列契  
勘自來起復皆緣兵革之事或見任將帥或守職邊

防或寄委事任不可暫闕之人今來宣州司戶叅軍  
職事人人可為而乃煩紊朝廷為求起復徒令人子  
不得自盡於罔極之情而於事功初無所補已奉  
聖旨上件指揮更不施行今來江東安撫大使司所  
辟持服人胡慤閻彥昭雖是乞依張縝前例及朝廷  
待遇大使與偏郡不同并繁昌蕪湖二縣正是松江  
控扼去處又非司戶之比然胡慤閻彥昭身非在任  
遭喪二縣見今闕官儘可選求能吏若皆用持服人  
奪情起復終恐創巨痛深方寸既亂徒虧禮制不能  
集事赴功欲乞收還前件指揮下江東安撫大使令

別辟官如蒙聽采其高堯明亦乞指揮罷官持服所  
有錄黃某未敢書行隨狀繳納謹具申中書門下省  
伏候鈞旨

劄子

十二月十一日上

臣輒有愚悃上瀆聖聰臣仰蒙聖慈知遇獎拔每思  
報効唯有寸心蓋筋力不足以備顏行才術不足以  
當繁劇若於籌思利害裨補闕遺又無以効區區之  
忠則是頑無所知素餐而已苟無人責必有天譴此  
微臣所以常於出納命令之際未嘗敢懷不盡之情  
者也今月七日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聖旨福國

長公主臨月令戶部支錢三千貫文臣以堂判報行  
必已支給事關賜與理無復追遂更不敢論繳上煩  
聖聽然臣愚過計竊恐產乳或滿月之後儻援此為  
常則為無藝若其他賜予之間每事如此浸恐傷財  
害民以貽陛下它日宵旰之憂故敢妄陳瞽言伏惟  
采擇自天下承平錢帛山積遂使禁庭宮邸與夫宗  
戚貴近之家視數千百緡僅如糞土不思民力輕以  
費用臣聞神宗皇帝時初欲更制俸祿遣中使咨問  
李氏大長公主以先朝俸祿之數大長公主初不肯  
言久之乃曰言之使人羞愧未下降時月俸五千臣

政和間守官京師則聞大長公主之女月俸并雜給之物無慮數百千矣此國用安得不乏之國用乏橫斂安得不厚橫斂厚民安得不困窮也且三千緡在今日亦中人之產也觀州縣催科之政關市之征大抵農商貧下之民錙銖圭撮之所積鞭扑禁錮之所得者豈非生民之膏血耶而取承平以來所謂中人百金之產王姬數十年之俸者曾不滿富貴之家一笑之費一日之給此所以天惡人怨而馴致天下至於此極也近年禁庭宮邸與夫宗戚貴近之家具享富貴之奉極驕奢侈麗之欲皆自古所無有然其卒也

流離狼狽亦自古所無之苦此皆不知惜福畏罪仁  
民愛物之道故其報如此其酷也然懷利封已之人  
習熟聞見至今猶以侈大為當然以嗇儉為削弱此  
不可不變也以邇日昭慈殿宮與接伴麗使之事觀  
之則知貪冒者之心未嘗少知戒懼也夫以昭慈之  
喪殿宮非園寢之制近郊非洛邑之遠而臣竊聞之  
費至三十萬緡接伴麗使初欲自明至京舊例之半  
今館伴之使當在明州則接伴使罷之可也而置局  
自如此何理也其肯為陛下搏節財用不市私息而  
專恤國事者鮮矣今國用不足如此民力困極如此

養兵賞設官吏之俸不時之費如此然未至於闕絕者江浙之地尚可征江浙之民尚可斂而已徒見其未闕絕也因以謂天下之財無有窮盡可乎不知一日闕絕則禍變不可勝言矣豈可使至於闕絕而後急也此臣所以深憂而切歎者已臣願陛下以祖宗為法每於賜予費給之間視金帛錢穀當以生民之膏血國家之基本視之而無復以近年為比也夫三百萬之錢賜骨肉之親而臣喋喋如此者艱危之時匱乏之甚雖至微之物然積以致多亦當節以制度而與天下共之所以惜生民之膏血而痛草近世侈

大之風貪黷良之俗為國家計耳太宗皇帝固嘗曰朕  
為天下守財安敢妄用推此心以制用則天下無憾  
矣夫將以痛革侈木之風貪黷良之俗非陛下以身率  
之示之以儉約樸素之實恐難以法令操之也臣今  
月二日因次進故事嘗以太宗真宗愛惜財用克勤  
小物之事為陛下言之矣乞賜裁覽則天下幸甚臣  
職在論思仰懷陛下厚恩不敢不盡愚忠僭易獻言無  
任惶恐俟罪之至

應詔薦士狀

准尚書吏部牒准尚書省劄子備奉十一月十九日



手詔令侍從官舉三人已上同罪保舉臣今以所知  
保舉如後朝奉郎權發遣巴州軍州事馮檝勁直敢  
言通理性之學故臨大事而不懼嘗說二凶賊得其  
要領其憂國拯時之志甚切若備臺諫之選必能知  
無不言朝散郎王管江州太平觀許德之端靖有守宣  
和初任太常少卿遽求外補則其恬退可知其性行  
學問可備師儒議論之地朝散郎主管臨安府洞霄  
宮許元宗靜粹有立學問亦優靖康元年嘗任起居  
郎朝散郎尚書考功員外郎潘良貴性質剛方輔以  
學識投閑累歲涵養益深議論正平有志許國朝散

郎尚書司勳員外郎吳表臣學子有師承性行純靜承  
議郎權通判臨安府事鄭作肅嗜學子知方思慮詳審  
清修有立可任以事右謹件如前臣所舉馮檝等如  
蒙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謹錄奏聞謹狀

十月三日納宰相劄子

竊以道揆之地政事浩繁廢日力者莫如冗長之文  
書伏見祖宗以來應有升黜或與職名並湏便帶差  
遣一就命詞行下歷觀典故及舊掌詞命臣僚文集  
可考而知近歲以來凡罷在京差遣與除職名知州  
及在外遷轉者皆先以所得指揮命詞及除某州則

又行錄黃命詞出告如適日學士侍郎給舍除職與  
郡及在外武臣轉官遙郡並是兩番行遣從官則兩  
次命詞餘官雖降勅亦是兩次錄黃如此之類似亦  
况長欲望朝廷詳酌倣祖宗故事施行

二

今略行檢具中書省及後省除如後諸受內降若尚

書省送到取旨文書門下省樞密院及諸處送到文字詞不親發者每件各

降三名諸房發錄黃畫黃并簽書呈納舍人文書封記不如法者准此守闕守當官隔三試

三犯勒停諸點檢房點檢文書差失私令改正者許

人告取旨賞罰諸房互關照應事如無施行止舍人

詞作同

判知諸房承受到生事文書並本房舍人背書日諸  
得旨及入進等文書本房錄事以下簽訖赴舍人廳  
於草背簽書押如事有未盡即稟本省官諸房簿曆  
日以事目計總數本房錄事以下次第簽書訖曆每  
日簿月終並押舍人諸房應書押舍人文書令連簽  
守當官以上齎赴諸房點簽到稽違差失應理功過  
者已改正施行訖諸房即批  
認姓名即半月具事因狀背次第  
書職位姓名押字勘實謂手分合同行人及  
職級其職級即本房陳乞理為勞  
績經舍人書押者  
仍於限內關送諸錄事以下功過舍人廳注稽歲終  
比較諸房功過等第並舍人廳依格書數並格所不載

聽比附增損即難依常格與奪者取當筆官判諸房  
點檢勳封賜有脫錯若輕重不同不因案驗而糾正  
應理功加本格一等

餘條糾  
正准此

右謹具呈欲乞鈞旨下點

檢文字錄事等盡行檢舉合行勅令遵依施行取鈞旨

北山小集卷第三十九



...

...

...

...

...

...

...

...

...

...

北山小集卷第四十



狀劄六

府第納宰相劄子

信



但



竊見接伴高麗人使官申請一行人支賜並乞減半  
支給已得指揮施行竊謂今日國力比承平時所耗  
削者何啻一半而自越至明之勞比昔時自京師至  
明遠近又不及十分之一尚循弊風冗費如此竊謂  
在艱急時所宜上下體國以從省儉又自來國信使  
及接送伴使並自受命置局之日使支破一行人食

錢請給所費不貲欲乞裁酌國信使及接伴送使自  
朝辭前若干月日置局勿為浮費以耗國用但使不  
至妨事足矣何必纒因事便欲廣費官錢農蠲國病民  
也右謹具呈

申省狀

昨於紹興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准中書門下省吏房  
送到詞頭一道為資政殿學士盧益該遇明堂大禮  
封贈內故妻趙氏淑國夫人擬封福國夫人竊慮前  
執政官妻未應封國尋呼到司封手分崔彥通供稱  
勘會見任執政官并前執政官遇赦并初除封贈母



妻並封贈郡夫人如係小郡合封贈次郡已係次郡  
合封贈大郡夫人緣擬封與所供有此異同遂具狀  
申中書門下省乞下本部契勘的實依條格施行今  
來本房送到司封狀稱今據承信郎宮使盧資政府  
幹辦使臣左政狀契勘本使宮使樞密資政該遇去  
年九月十八日明堂大禮合該封贈尋依條式陳乞  
近蒙尚書司封取會亡妻淑國夫人趙氏所封係用  
是何年日恩賜封贈已具面申外今竊聞省部疑惑  
謂淑國係大國初封未合封大國致有取會今再稟  
覆得本使資政鈞旨昨於建炎二年九月內初除同

知樞密院合該封贈是時係初封特封小國又於當年十一月內該遇冬祀大禮又合封贈係合贈次國其逐次封贈官告因建炎三年二月渡江並比自去失不存今來又該遇紹興元年九月十八日明堂大禮又許封贈係第三次合封大國今來即不審淑國係是大國為復次國若是大國即乞省部指揮於一等大國內別封一國號如是次國即乞依條封贈大國及司封手分崔彥通狀稱本官妻今來合遷改次國夫人本部已擬福國夫人具奏訖兼福係次國俱再追喚到司封手分崔彥通合供具宰執合封贈母妻

條法據本人狀稱勳會左右僕射封贈母妻國夫人  
執政官封贈郡夫人者右契勳同知樞密院即非宰  
臣於條封妻只合封郡夫人其盧資政妻初除封國  
已是謬誤司封人吏非不明知條格乃復妄有奏擬  
欺罔朝廷其人吏欲乞指揮送大理寺勘斷施行仍  
令司封將盧資政封贈依條格奏擬以憑命詞行下  
謹具申中書門下省伏候鈞旨

乞任講月分不支職食錢奏狀

右臣等各以非才備員講讀學子術淺陋無補聖聰月  
請添給固已厚顏今來任講月分若依常月勘請戶

祿實多况時方艱虞國用尚屈是雖小費在於臣等  
無功而受竊不自安伏望聖慈特許臣等住講月分  
更不勦支職食錢候開講筵日既修職事所不敢辭

伏候勅旨

奉聖旨不  
允所乞

今日據知 申堂改正王擇仁轉官不合命詞狀

承吏房送到詞頭為王擇仁昨建炎四年九月准告

授通直郎直徽猷閣近具狀經朝廷為當時已係通

直郎近又承宣撫司便宜指揮轉奉議郎今來合轉

朝奉郎直徽猷閣合下宣撫處置使司取索元告毀抹

合某命詞者某尋發貼子於吏部取索建炎四年王

擇仁轉官除職因依據吏部錄到元降指揮全文并  
告有詞係是今年八月十九日賞功轉官除職某契  
勘當時既已是通直郎轉兩官即合轉承議郎上件  
告只合改正前銜作通直郎後擬作承議郎直徽猷  
閣令官告院檢會元指揮全文別行給告或出劄子  
改正如此則與當時告詞賞功之意相應所有今來  
再轉一官合轉朝奉郎只合給告不合命詞欲乞鈞  
慈特賜判筆施行庶於體制為宜

乞貼改勅黃劄子

劉光世王寔營田畫一錄黃內有稱今來朝廷撫定

邊事措置營田保守邊面某欲乞鈞裁貼改邊事  
字作江北改保守邊面字作保養兵農取鈞旨

繳蘇易轉行橫行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兵房送到詞頭一道為武功大夫榮  
州團練使蘇易把截奉化縣界已蒙轉一官回授乞  
於今官上收使奉聖旨蘇易將所得轉一官特於階  
官上轉行其已降回授指揮更不施行令臣命詞行  
下者右臣竊見自頃以來武臣轉官皆自武功大夫  
轉入橫行寔以冗濫頓失祖宗之法得者既衆則官  
益以輕使人人皆懷欲得之心無有紀極在於屬世

勸功之時其為弊害尤大今蘇易止是把隘奉化不  
經闢敵便轉一官回授有服親已是優恩既降成命  
今來乃於階官上轉行即合轉右武大夫乃是昔時  
西上階門使而朝廷即從其請收還回授指揮其於祖  
宗之法號令之宜皆非所應得也臣契勘祖宗之法文  
臣自守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目三班奉  
職至節度使即是以次遷轉之官而武臣階門副使  
至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既不係磨勘  
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其除授皆須特旨故元  
豐肇新官制之時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以易

監主簿至僕射之名而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者蓋有深意也自政和不唯輕改武臣官稱為郎大夫遂并與橫行易之而為轉官之等級此皆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不思祖宗之深旨率意改更以開僥倖之門大抵如此故流弊日深也祖宗時如曹瑋屢更邊帥功名傑出乃以閤門使知秦州張元揚歷最久官止於客省使且以元豐三年言之是時官儀人物最盛且多之時而閤門使止有十四員引進使一員四方館使云員副使五員而已諸將之為橫行者皆在數中如种諤韓存寶李浩李昌祚姚麟之流是



也。諤以崇儀副使知岷州擒宗哥首領敗鬼章而得  
引進副使後以擒山後生羗冷鷄朴而得東上閣門  
使當時橫行既少官職貴重官職貴重則人以為榮  
人主慶賞之柄亦重不然則反是矣。且文臣之所謂  
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  
何理也。橫行職事親近人主恩數多類從官故祖宗  
時官至皇城使者尚少其有至皇城使而合轉官者  
多是只與遙郡刺史今乃於武功大夫上一例轉行其  
為冗濫甚矣。自改使為大夫已來經靖康建炎覃沛  
之後常調之官下至皂使僕廝之餘轉而為橫行者

不可勝數而運戰之物不以功之高下一例轉入者  
又不可勝數也自古名器不御官職太輕變易舊  
章紊亂體制未有如十餘年以來者也今橫行之官  
無慮數百千負其弊可謂極矣夫官職重輕在朝廷  
所以用之而已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之則官職重  
若朝廷輕以與人得者冗濫則官職輕官職輕則得  
者不以為息未得者常懷觖望何謂得者不以為息  
異時橫行至少得者即為異息今則人人可以循次  
轉行則彼才器超絕之人軍職立功之士與常進碌  
碌之流官稱一同了無差別所在之處百千為曹則

亦何足貴者使彼挈手短量長計功比類則所謂得之  
不以為恩者有矣何謂未得者常懷觖望蓋與之既  
輕得之容易則其流必濫既濫則冗理之必然則彼  
未得者將曰某人之才我豈不如某人之遷豈以功  
伐然彼為橫行而我獨平進則所謂未得者常懷觖  
望者有矣豈唯不以為恩與常懷觖望而已而安危  
治亂之萌實存其中蓋不可不御所與也關張官為  
將軍則雖以黃忠之才之功先主亦欲為將軍而諸  
葛武侯以為不可遽與關張等如此則官職安得不  
重唐德宗時勳官冗濫於是有人以開府驃騎告身易

一醉者然則官職重輕無它唯朝廷所以用之如何耳臣不勝愚忝拳拳慮國之誠忘其么麼敢因蘇易之請曲折布陳亦冀陛下深思熟計有以拯其弊而已其蘇易所轉一官伏望聖慈只令依前降回授指揮施行庶使有功而得之者皆知為異恩而非可知循致者也則官職重而勸激深矣所有詞頭繳納中書門下省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任源管押成都府等路內藏庫金銀足

帛等奏狀

今月二十八日承中書門下省戶房送到錄黃為正

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成都府潼川府路每年合給內  
藏庫金銀疋帛并御服綾絹將建炎元年二年未納  
欠數及建炎三年至紹興元年並未納數可割下張  
浚催發計會任源除合用疋帛外並令宣撫司變轉  
輕賞差得力使臣同任源押赴行在本庫交納令臣  
書行者右臣竊見陛下以張浚宣撫陝西與將士卒  
暴露之久比者殺獲虜寇存立戰功特降中使傳宣  
撫問以示恩意兼川陝之人累年以來朝廷音信幾  
於隔絕今聞王人之來諒皆感慨悲喜企聞德音乃  
以催發變轉內藏庫金銀疋帛并御服綾絹使之管

押臣恐遠方之人不達事體妄意聖朝以寬恤民隱  
之實未聞以誅求逋貢之務為急則是陛下諄勤之  
意一介之使未足以布宣恩仁適足以招致怨讟而  
已臣愚竊為聖主惜之者此也况內藏庫合納之物  
并御服綾絹自有司存在內則戶部在外則漕司起  
發驅催乃其所職恐不必更煩聖慮委任中使然後  
辦也兼張浚宣撫陝西以來三年于此矣供給饋餉  
賞軍等用不聞出於朝廷而陝西五路例遭殘破是  
則資費出於四川者必多矣民力凋困不問可知今  
乃追逋欠於五年之後責歲額於方春之初其於示

遠方宣德音尤非所先也若使漕司逐急既已用過  
未能遽集而今乃中使臨之宣撫使督之漕司州縣  
將安取乎則必取之於民耳非急於星火剝及膚髓  
何從便得之以赴中使之回也是一使至而四川之人  
為之騷動又非所以安遠方之民也不唯如此中使  
至彼若未得內藏庫物及御服綾絹則豈敢空回必  
須日有公移督促宣撫使及轉運司則是日久經營  
養軍備寇之外別生一項憂煎掊斂之事也督之益急  
則中使當有妄作威福之嫌而事未必濟一也中使  
既得物帛則不唯地里極遠兼道路亦未甚通必須

兵衛而行兵少則不能禦兵多則事體張皇使好亂  
無知之人得以藉口惑衆二也不然劇賊生心多以  
師旅要而取之或害中使徒辱朝廷三也至於御服  
綾絹固是臣子共奉之常然於枕戈嘗膽大冠帛衣  
之際而俾聖主親其文以索之又非所以感人心而  
先恭儉之術也建炎二年臣以尚書郎從駕渡江至  
杭之初竊聞執政進呈減婺州貢羅事陛下驚歎曰  
如此等事朕都不知盡令蠲免而執政止乞分數蠲  
減遂蒙制可陛下曰如此好事一日做得一事一年  
當復幾何矣臣時徒步跣足剝冠凍餒之餘殆無生



意傳聞此言歡喜踊躍至於出涕知聖德之可以大有為也雖禁中之語然神聖之言所當宣布無事於密自是臣常為士大夫誦之竊以謂如臣等輩不可以畏臯謀已懷利緘默以負聖德也臣願陛下以爾時之心為心所降指揮乞賜寢罷俾有司具諸路合供內藏庫物與御服綾絹之數且詰其不至之由候到出自聖裁或蠲或減之外責以期限孰敢不供所有錄黃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正月二十九日上殿劄子

臣竊觀古者國有大疑則謀及卿士謀及庶民故周

官有大詢在西漢時有大政事典禮刑辟必集博士  
議郎以上至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議之而取捨焉  
同者不以為賢異者不以為罪唯其當而已矣祖宗  
之朝倣漢制自三館之士皆得與議尚可考也况今  
天下多故云為舉措蓋安危利害間不容髮之時也  
雖陛下總攬圖回於上大臣盡忠竭慮於下然廣采  
兼聽深思熟計而後擇而行之未為過也臣愚欲望  
它日應有大議如所謂政事典禮刑辟之大者下博  
士祕書省郎官以上臺諫侍從議前二日集議於朝  
堂俾同者為一狀所見異者退別為狀偕上中書門

下省進呈而後擇而行之其便有五合衆人之智盡  
天下之公是非利害斷而行之一也示天下以無我  
以來嘉言良策二也自博士以上皆得與議則雖欲  
退有後言以歸非於上橫議於下不能三也陛下因  
揆之以道陰察邪正辯能否於其間以備簡擢而汰  
庸才四也如此則在朝之臣既皆有慮國謀事之責  
庶思裨益朝廷而不為秦人視越之人肥瘠者五也  
臣愚無知竊以為便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二

臣竊見邇日以來所在寇賊徃徃已就招安然欲一

切收而養之則耗財而滋冗食簡而汰之則無所歸  
而聚為盜此不可不慮也自寇之入其所經州縣戶  
口所耗幾半如聞閒田不耕者尚多儻專遣一使有  
學識而疏通有更能而端厚者如以勸農為名辟屬  
毋過若干人俾行經寇州郡與縣令佐根具閒田為  
籍各注鄉村里保地名頃畝戶人姓名丁口等印榜  
招諭復業其未復業田計見實數候有招安簡放疲  
冗之人即從朝廷按籍撥遣令於某處給逃田耕種  
借以牛種及起蓋席屋並田以居如乏耕牛即習用  
漢志人犁之法一熟或再熟之後即住支糧種浸為

屯田是一舉而兩得也即有歸業者證驗無偽即以  
給還而就耕之人別給閒田如初給之數仍專置一  
司以領護之臣所陳梗槩如蒙聖裁稍有可采即乞  
降指揮俾朝廷博議可否如可施行仍衆具措置曲  
折纖悉之務以聞更委大臣裁定施行庶幾有利而  
無弊取進止

繳錄黃奏狀

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錄黃一道為兩浙西路安  
撫大使司乞辟持服人承直郎閻彥昭充營田幹辦  
公事令臣書行者右臣契勘近者胡舜陟起復知饒

州并宣州乞起復司戶叅軍馬允升依舊在任及江  
東安撫大使司奏乞起復胡慤知繁昌縣閻彥昭知  
蕪湖縣臣並具奏陳以謂饒州別無事宜及非邊任  
寄委又司戶之職人皆可為并蕪湖繁昌自可求選  
能吏不必皆用持服之人奪人子至痛罔極之情創  
巨痛深方寸既亂徒虧禮制無補事功皆蒙聖慈采  
納施行今來閻彥昭從浙西再乞起復乞賜檢會前  
奏及所降閻彥昭起復不行指揮照會施行所有錄  
黃難以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繳錄黃狀

准中書門下兵房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奏神武右  
軍都統制申竊見迪功郎孫愿丁父憂乞令起復差  
充本軍幹辦官奉聖旨令某書行者右某契勘近緣  
起復從官知州及江東浙西安撫大使司辟官起復  
某各具繳論已蒙降指揮不行訖今來孫愿亦非將  
帥及見任從軍在行不可暫闕之人所有錄黃難以  
書行隨狀繳納謹具申中書門下省伏乞照會施行

二月二十日實封奏

二十二日承省劄備生自劄子上言云云奉聖旨罷中書舍人提舉江州太平觀

右臣准中書門下省吏房送到詞頭一道徐俯除右  
諫議大夫令臣命詞行下臣伏見自頃以來陛下圖

治之切徃徃急於用人德意識厚也然竊考古今之  
宜與祖宗之制其進用人才自非隱遯丘園道義才  
器卓然傑出如陽城种放之流未有闕略資望不循  
次而進者何哉名器不可不重人情當使厭服故也  
俯之少時誠有俊聲氣亦豪邁以禧之子嘗見用於  
崇寧政和之間然以黃庭堅甥又上書入邪等且連  
任宮觀故流落於群枉當路之時靖康之初召為省  
郎其後未有所歷也陛下即位以來初未之識今乃遽  
自前任省郎驟除諫議大夫自元豐五年更定官制  
來五十餘年未之有也上皇用人雖號為兼收驟用



然亦未有所謂親擢之士闕略資歷如此者傳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又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此古聖人之言用人之法也今陛下亦既有所試而見其賢矣乎况諫議大夫以彌縫袞闕佑佐上德為職昔者端厚如王覲博通如孔文仲剛果如劉安世忠清如馮旦稷嘗為之矣然覲文仲安世皆自諫官次遷稷自前侍郎待制遷皆望實俱高人主熟其議論趣向以充選今俯雖氣豪才俊然陛下何從便得之而驟用若此臣恐天下怪惑也漢鮑宣嘗言

古刑人尚服今爵人反感無乃與人美官未足以勸  
而及今天下惑乎陛下誠知徐俯何惜歲月召至行  
在所謂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使其望實已  
爭於人然後進而用之蓋無不可也寧使士論以得  
之為後時而無使相顧駭視腹非而竊歎也非君父  
所以成就愛惜臣子之心也不然則似恐其不來以  
高位誘之要其必至如此則不唯非所以待士亦不  
足以得士矣何哉蓋上之人期之以利而彼亦懷利  
而來苟懷利也亦何士之可得哉臣願陛下但下召  
命須其至也姑以所應得者命之陛下它日欲置之

左右循塗而進亦何為不可哉臣誠為朝廷惜此舉措而愛俯人才竊思有以彌縫成就之也臣承詞頭竊用惶惑伏念旬日不敢措詞已而再思蒙陛下厚恩俾待臯論思之地儻使朝廷舉措未厭人心或致疑謗而乃惜身懷利不能長慮却顧盡忠獻言是臣仰負聖恩苟貪榮寵人尤鬼瞰將無所逃所以觸死忘生妄貢愚言伏望陛下深思愚言更賜裁處臣聞漢武帝時讀子虛賦而善之有恨不與朕同時之歎狗監揚得意侍旁進言乃臣里人司馬相如所作及召相如至但以為郎久之為文園令而已使相如不因

狗監不由華麗之文以聞則漢武必有以愛之矣史  
稱漢武雄才大略豈此類耶今俯之素行無相如之  
累陛下育材從善愛惜臣子之心又遠過前古但不  
須匆匆如此無故使上下皆受疑謗於清議也只如  
唐之元稹其才器文章既為名御史矣在長慶時命  
知制誥以至翰林真不忝矣止緣自荆南判司中忽  
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穆宗與稹  
皆得謗議以謂荆南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致使元  
稹才能一皆埋沒為正人面辱比之青蠅是進之適  
所以毀之也以此觀之不可不御不可不惜此臣所

以拳拳懇懇上瀆聖聰者也所有告命臣未敢命詞  
行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臣兩日來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  
之句號為整言策臣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  
得俯之由妄以此為疑議仰累聖德之聰  
明愚所以不敢緘默終具繳論然臣未敢  
具申中書門下省如臣所陳或蒙采納只  
乞聖旨從中處分別降指揮收還前命臣  
無任惶懼憂灼俟臯之至

貼黃奏為徐俯差除詞頭欲乞聖慈更加

裁省如臣所陳或蒙采納只乞從中處分

別降指揮收還前命候勅旨事

臣手寫奏狀如蒙聖慈開可別作施行即

乞不須降出

右臣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提舉萬壽

觀充寶錄院修撰聞命震懾若無所容敢瀝懇誠上

告君父伏念臣自紹興二年八月六日忽嬰末疾今

已七周年餘百端始療終未復常左手不能舉動五

指皆拳左足不能屈伸步趨拜起至於執持食器穿

着衣裳卷舒紙札無不須人加以年齒益衰心志益

耗於朝謁則不能步趨於職事則必至曠闕扶掖蹇  
跛傳笑四方玷滂聖朝取譏士類不但以愚拙空踈  
衰病廢忘不足當筆削之任而已也况聖主在上賢  
雋如林一朝大典舉以付之必能稱職如臣殘廢豈  
可冒榮伏望聖慈特賜復罷上件旨揮許臣依舊在  
外宮觀養病里閭一意醫治涵泳聖化以畢餘生不  
勝厚幸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矜而察之臣無任  
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北山小集卷第四十

琴川張氏川壘日  
廟全錄註林典

五十二卷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二

於人必以...

初以事...

不...

...

...

...

...

...



宋故左中奉大夫徽猷閣待制新安縣開國伯食邑

九伯戶致仕贈左通奉大夫程公行狀



曾祖伯照故贈光祿卿祖母扶風太君魯氏彭

城太君錢氏

祖迪故任尚書都官郎中致仕祖母仁和縣君

江氏仙居縣君余氏天水縣君御氏

父天民故任瀛州防禦推官信州貴溪縣丞贈左

宣奉大夫母贈大碩人鄧氏

公諱俱字致道衢州開化人程氏實高陽之裔周成

王時伯符封國於程休父為宣王司馬後因以國為

姓春秋時嬰以立趙孤顯六國時邈為秦獄史易大  
小篆為隸書漢有不識魏有昱号名將晉元帝即位  
命元禪為新安太守百姓悅之代還遮道請留不得  
去詔從其請比卒賜其子孫田宅於新安之歙縣遂  
居黃墩迂開化北原者公十世祖也公之曾祖光祿  
君樂愷平易重然諾喜施與鄉里稱為長者祖父都  
官君始以儒奮擢進士第治劇邑有德於民唐質肅  
介為江東轉運副使日持加賞遇以謂不任威刑而  
人不犯雖古循吏無以加也父宣奉君為兒時日誦  
數千言成童屬文握筆立就未冠舉進士試南宮為

第一廷試中甲科益博觀典籍研繹奧義常進所撰  
詩書論得相州饒州州學教授尋為瀛州防禦推官  
貴溪縣丞攝令事闔邑欣賴召試太學博士而卒公  
時方年九歲哭泣哀毀見者咨歎終喪從母氏寓外  
家母性嚴公左右承意得其歡心外祖尚書鄧公左  
丞潤甫深竒之後其家人緣左丞意奏補公假承務  
郎紹聖四年授蘇州吳江縣主簿時  
徽宗即位肆赦放免秋苗本縣復行催理吏持文書  
通簽公即申縣請准 赦蠲放而轉運司牒准省符  
講求遺利公申狀謂財用之在天下譬言之衆川之水

滌之萬頃之陂決漏既多乾涸可待乃欲崎嶇回遠  
引綫脉之流以益之不如塞其陂之決漏而已今諸  
路賦入則衆川是也萬頃之陂則總計是也決漏如  
江河則無藝之費是也崎嶇回遠引綫脉之流以益  
之則講求遺利是也凡無藝之費一切罷之則息民  
裕國之政具在守而勿失可以有餘見者驚嘆亦或  
指以為狂任滿辟差舒州太湖茶場以上書論時政  
罷歸時執政者方力持紹述之說以售其私凡持正  
論者斥以為邪雖被擯廢人更以為榮焉大觀初監  
常州市易務八寶恩遷通仕郎政和元年改宣德郎

差知泗州臨淮縣事三年召赴審察以前上書報罷  
尋主管兗州岱嶽觀七年差通判延安府以侍親非  
便辭改通判鎮江府俄除編修國朝會要所檢閱文  
字八年兼道史檢討宣和二年轉承議郎賜五品服  
明年除將作監丞時論謂公以儒術世其家今藝學  
績文之士鮮出其右近臣亦推公長於撰著於是  
以聞徽宗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賜上舍出身三年  
除禮部員外郎駕幸秘書省特旨召觀書閣下因賜  
御筆書畫遷朝奉郎五年丁母憂七年復除禮部員  
外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坐責歲餘

今上登極轉朝請郎建炎三年復為著作佐郎尋再  
遷禮部員外郎除太常少卿卧家力辭章四上遂以  
直祕閣知秀州會車駕臨幸有旨賜對公奏事訖  
即啓陳濟大業致中興之說言極剴切有曰  
陛下盛德日新政事日舉賞罰施置仰有以當天意  
俯有以合人心則趙氏安而社稷固苟惟不然則天  
之所以眷佑者將恐替人之所以欣戴者將恐離如  
是則社稷危而天下亂其間蓋不容髮上欣然納  
之及虜騎南渡既據臨安遣兵破崇德海鹽公厲兵  
守禦方力已降省劄令公遷避復被旨管押錢帛由

海道趨行在始出華亭宣撫使留公有旨趣使津發  
因航海至永嘉既朝見以病乞歸鄉聽命時建炎四  
年三月也冬復召赴行在紹興改元始置祕書省  
即以公為祕書少監九月除中書舍人仍兼侍講二  
年罷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四年差知漳州以病辭改  
提舉台州崇道觀五年復集英殿脩撰六年除徽猷  
閣待制九年除提舉萬壽觀充實錄院脩撰先是公  
得風痺之疾朝廷知公步趨拜跪良難特緣兵火之  
後簡冊散逸謂公雅精史學持心平實欲使免朝參  
坐局充職其意甚厚而公以疾力辭乃差提舉亳州

明道宮累官至朝議大夫三遇 明堂郊祀恩封新

安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戶十四年六月疾稍寢乞致

仕轉左中奉大夫壬辰卒於寢享年六十有七遺表

聞贈左通奉大夫公初娶新昌石氏贈令人再娶同

郡江氏封令人男一人曰行敏右承務郎監潭州南

嶽廟女三人孟以病在室仲嫁右承務郎提點坑冶

鑄錢司檢踏官趙伯暘季嫁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

廟江振卿公天資端方誠直言動不妄思慮精切志

趣高遠加以該洽深邃之學典雅闕奧之文自其幼

年未仕人推為有父風稍任州縣即能遇事引義慷



慨論列利害及緣上書坐譴涇阬連年飢寒轉迫氣  
益堅剛而自信愈篤學業大成偉然有公轉之望然  
不能以辭色假人頗亦寡徒少侶訛笑隨之而與之  
深交者率名卿才大夫或其丈人行久之名實益孚  
其再佐著作三為郎儀曹朝廷蓋欲用之矣晚登掖  
垣侍經席凡命令之下竭思畢慮有不安于心者率  
明白反覆言之其進講若故事必考古驗今曲致規  
鑒未嘗有所觀望畏避大抵務合人情當事機守祖  
宗之法度遵先聖之訓誥非持甚高難行之論以苟  
邀名取譽也每憂外難未夷寢食不置章奏數上如

所謂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才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此有志

祖宗之制謂近年禁庭宮邸與夫宗室貴戚之家其享富貴之奉極驕奢侈麗之欲皆自古所無有然其卒也流離狼狽亦自古所無之而懷利封已之人習孰聞見至今猶以侈大為當然以嗇儉為削弱此不可以不變又論武臣轉官皆自武功大夫轉入橫行

得者既衆則官益以輕使人人皆懷欲得之心無有紀極在於厲世勸功之時其為敝害為尤大

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主簿至尚書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即是以次迂轉之官而武臣自閤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係磨勘迂轉之列既不係磨勘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其除授皆頒特旨故元豐肇新官制之時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以易監主簿至僕射之名而武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也政和間改武官稱為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而為轉官之等級此皆當時

有司不習典故不思

祖宗之深旨率意改更以開僥倖之門故流弊日深  
且文臣之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  
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常調之  
官下至皂隸轉為橫行者不可勝數其敝極矣夫官  
職輕重在朝廷所以用之而已 朝廷愛重官職  
不妄與人則官職重若輕以與人得者冗濫則官職  
輕官職輕則得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缺望他人  
莫能言也顧任職未幾而罷罷未幾而病病卒不可  
復起此有識者之士所以深為天下惜也公平生著

述不可勝紀已抱病猶不輟然憂深慮危時時芟削  
焚弃今所存者北山小集四十卷麟臺故事五卷默  
說三卷餘無傳焉其孤卜以九月辛酉葬于開化縣  
北山之原屬瑤狀公行實將求銘於鉅儒碩學以垂  
不朽謹考核叙如右紹興十四年九月日龍圖閣學  
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鄱陽縣開國子食  
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瑤狀



北山小集藏書家著錄甚稀是本由黃氏士禮居宋本傳  
寫不特校對盡善且字法歐虞深得宋槧遺意聞李  
女史慧生常以此書臨摹書法大有唐人風味宋本  
歸汪氏後女士懷想不釋辛巳歲藝芸假出時李  
曾手錄一部亦閨閣中佳話也

道光庚寅三月草觀一過漫書卷尾



林芷方若衡



乾隆六十年六月二十日夜余家因已遣之婢尋物失火焰起老母房中以致及於  
臥室倉皇奔救幸無大患而器用財賄為之一空所儲書籍歸然獨存是必有神  
物護持者余亦以是轉憂為喜焉閱兩日書反胡益謙持北山小集示余欲  
一決其宋本與否余開卷指示紙背曰此書宋刻宋印子不知宋本獨不見其  
紙為宋時冊子乎胡公深以余為不欺遂議交易余許其每冊一金卒以物主  
居奇倍價易得復以二金酬之親朋見者無不笑余癡歎余曰天災忽來身外  
之物俱盡所不盡者惟此書籍耳則書籍之待儲於余者益急矣余曷敢不  
竭盡心力以為收藏計且是集流播絕少寫本不多見矧其為宋本近時浙江  
採集遺書總錄載有知不足齋藏影宋槧寫本吳之振識云此冊昔年為季滄  
葦侍御所贈侍御從絳雲樓宋槧本影寫者是宋本係東澗舊藏今本首  
冊有健菴圖章而彭城無所記識豈真絳雲餘燼耶余不能辨其是一是  
二也卷尾有黃氏淮東書院圖籍印未知吾宗何人轉相授受仍歸江夏  
家藏我子孫其世寶之或可自詡為天下無雙也與吳郡棘人黃丕烈識

嘉慶二年歲在丁巳閏六月八日天晴曝書展玩一過時  
與西席顧澗濱夏方米同觀因見目錄在葉  
鄭兩序後而反缺半葉未解其故余曰此當年  
裝潢一匠誤以序文次于目錄後卷一前故遺失

半葉也今每葉後有字影及硃筆痕隱隱可見是  
為確証爰復著數語以傳信于後時在王洗  
馬巷新宅之士禮居  
堯圃氏識

是歲良月廿又叅日瞿中溶藉觀于晉風亭

癸亥六月一日輯宗刻書目檢及此集其去得書之歲月  
已足八年矣昔余繪續得書圖名是曰蝸廬松竹蓋致  
道寓居吾郡之城北葺屋曰蝸廬而松柱竹椽饒有古  
樸之意今余自壬戌冬又遷于東城之縣橋題藏書室曰  
百宗一廬夫亦取其小焉耳爰誌數語于冊尾  
堯翁記



黃孝廉堯圃買得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皆用故  
紙印刷驗其紙皆皆乾道六年官司簿帳其印記  
文可辨者曰湖州司理院新朱記曰湖州戶部贍軍  
酒庫記曰湖州監在城酒務朱記曰湖州司獄朱記  
曰烏程縣印曰歸安縣印曰監湖州都商稅務朱  
記意此集板刻於吳興官解也左人以移業牘  
所用紙皆精好事後尚可它用蘇子美監進奏  
院以蠶箔放紙口錢祀神宴客得罪可見宗世故  
紙未嘗輕棄今官文書紙率輒濇不耐久數  
年之後微爛毫蝕不復可用矣北山詩文有風

骨在南宋可稱錦。後一者而此本紙墨古雅  
的是淳熙以前物讀之殊不忍釋手嘉慶丁巳冬  
十一月廿日竹江居士錢大昕題時年七十



北山小集為宗人集中罕有之本且其中多  
與吾郡典實有涉故錢潛研老人取其集  
中文字入養良新錄中謂他日修志可資考  
證意潛研往矣而日之集亦不能守早歸  
藏之云書人告當日家藏時無暇傳錄副本  
此又未生年一缺憾事也歲辛巳郡中有  
修志之舉年始憶及此遂向主人借歸  
分多傳錄二畢細校印以原存情趨而  
歸亦作一不跋記其原委是又為此書添  
一公案云海虞月霄張君愛素好古收

弄秘冊甚多著有愛日精廬讀書志  
於一書之源流纖悉畢具余亦歸之  
書亦得附名於末此真讀書者之藏  
書也別系有此歟傳其副遂後從余  
分寫存仍分寫予一併雙言校之古  
云書經之寫無真矣余自謂此寫本  
未余士礼居雖未經老人過眼然以孫  
輩歆習同校書緒端一而手校者不  
能為鈔者所誤回憶所得時及後寫以  
已歷之朝世有三存亦為此書幸印

亦為示補過幸安得世有好事者書之如  
月霄其人志舉世間未見之書傳錄  
其副是古久大業事想之執之云當而不看  
系之屢假也書無以候月霄聞之不  
識以系言為何如

道光二年歲在壬午秋七月薨夫識

宋槧本北山小集四十卷吳縣黃氏士礼居舊  
藏轉入汪氏藝芸書舍金吾從之影寫一分笑  
川此本又從金吾藏本傳錄者嘗見藏書家  
得一宋元舊槧輒思秘之帳中噫此何說也古  
之人讀書稽古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書  
矣萃一生之心思才力以成一書而歷七八百年  
幾經兵火舊槧如新抑又難矣愛古者碎  
金片石新埽剩瓦猶且公之同好互相激賞况  
書藉為作者精神所寄靈爽所憑者与得之

者其六思古人成書之難何如流傳之難何  
如今既幸為己有冥冥中鄭重付託大望後  
之人廣為傳布者又何如乃謬為愛護秘  
不示人甚無謂也是書傳本絕稀今一時  
頓有三四分維藝芸主人不吝通假之功寔  
多其諸江古人傳之其人之意者  
年八月上漸張金吾書



道光泰

北山程公以文學氣節著於東都南渡之間史  
 稱其制誥典正闕奧而其所論諫繳駁見諸集中  
 者尤微亮直之槩詩傲草柳抑餘事矣集四十  
 卷著錄祕閣當印鮑氏影宋寫本吳川此本乃士  
 禮居舊藏宗槩雖經一再傳抄而典型尚在猶可  
 想見風軌固不必以絳雲故物為梓里之遺而  
 珍之也道光丁亥步嘉平月邵淵耀記



咸豐辛酉余客江北之海門時發逆僑蘇垣江南盛云北中土庶北後者日以數百計有以此  
 書本售者閱卷首印記知是常規張氏物因以重價得之嗟乎兵燹之餘方極之為灰燼者  
 何可勝數而此書猶存蓋以歸於余豈知有而後之耶爰為跋於以誌幸時

同治丁卯二月慈溪并軒柳瀛述記於海門茅鎮之祚寓





跋

江安傅沅叔同年得此書於上海藏余家者浹月余請於沅叔攝影備印存之有年矣月霄先生跋力斥藏書家愛護舊籍祕不示人之謬復深望後人之廣為傳布聞北之變幸未被燬今印成行世可以慰先生於九原矣卷第十二第八葉小山賦首一二行第一字均不全余見一明鈔節本為何字納字又卷第二十七第一葉勅楊沂中等首行第九似舒字第十游字僅存大半次行龔行天討句闕行字下作大字檢閱原本暨鐵琴銅劍樓瞿氏所藏同出一源者均如此此足見傳寫之慎一筆不苟洵可信已民國紀元二十三年五月海鹽張元濟